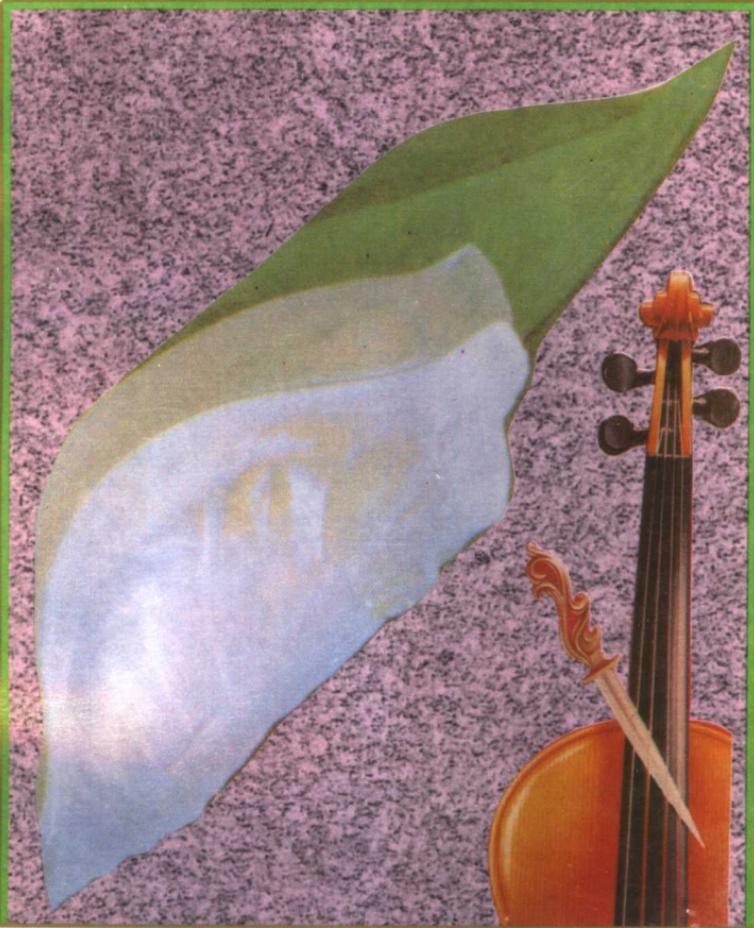


编选：李鉴踪



寂寞无价

散文精品系列

知音最难求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卷首语

寂寞无价

●嘉 嘉

十多年前，我有了一段假期，就决定去敦煌。

那时敦煌还不热闹，旅游的人们更愿意去看海看山。

我在敦煌住了几天。正是多风的季节，每天一过中午，漫天里西北风便呼呼如密密麻麻的响蛇，抽打没沿没岸的戈壁。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是看不见的，风卷着砂石，在我的风衣上敲打出袭击性很强的“蓬蓬”声。莫高窟在我背后，朝改代换，几尊被风蚀得异常残缺的舍利塔是始终如一的守望者。

旅人无踪，飞鸟无痕，寂寞无边。

此时此地，我认识了美国人马克。马克当时在北大读书，他对东方文化的理解是“神秘”和“寂寞”，正可谓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他的解释与我当时心境不谋而合。他让我在一个小店帮助他为母亲挑了一条白色真丝围巾，上面有手绘的飞天，他认为飞天是最能将东方神韵带给他那位好热闹的母亲的使者。



马克承认，他来敦煌是为了享受寂寞。他熟悉的美国过于喧嚣。

享受寂寞这话，起码在当时我听来太奢侈。虽然我也急于想在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静静地住下来，暂时远离我亲近得快成路人的人们。

寂寞是一种处境，相对热闹和繁华，它更无奈。

寂寞是一种心情，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为自己开花。

寂寞是一种修养，物欲人欲可以横冲直撞，只有它坐怀不乱。

寂寞是一种逃脱，面对束手无策的日子，它接纳你的无能和敌意。

寂寞是你最向往的那双手，抚摸你。

寂寞是你来过便想再来的老茶馆，独对你。

更多的日子，无人喝彩，我们与自己作伴，寂寞不是享受。这时候，耐得住寂寞的人是另一种成功者。

你不可能风风火火终生，你不可能不要一块休养生息之地，迟早有一天大幕要落下，精彩的戏要收场，如果你必须寂寞，必须孤独和宁静，你最好珍惜它。有一种情人，一生只有一个，它陪你走过的，永远是你生命中最无助的路程，尽管很多时候这样的同行微不足道，但它可以是那时对你唯一的支持。

真实的寂寞和真实的喧嚣做了我们，除却掉无病呻吟，我们分不出孰轻孰重。热爱生命，就是爱生命的每一过程，成功和失落、繁华和冷清、高峰和低谷、明亮和晦涩……你省略不掉。世界还会越来越热闹，日子还会越来越嘈杂，寂寞是一块清静之地，情感和灵魂无家可归时，它在不惹眼的地方等你。



目 录

- 谁是我的知心 焦菊隱 (1)
下辈子还嫁他 尹 晴 (3)
求 爱 (苏) 弗·斯卢茨基 冷 深译 (9)
适命的美丽 玄 子 (12)
我做了张晓风的丈夫 林治平 (15)
选对象 朱北顺 编译 (21)
温柔的爱情迷宫 严加香 (24)
感情障碍 周佩红 (27)
长夜如歌 栾中惠 (31)
高尔基与卡嘉 佚 名 (37)
寻找妻子 李 双 (40)
如愿以偿 (美) 吉尔博特·莱特 (43)
相爱便是永久 謂 謂 (47)
生命中的守候 宫 珩 (51)



- 红粉知己 王 惠 (53)
 祝福我吧 佚 名 编译 (56)
 小家屋檐下 张菊欣 (65)
 哄 妻 李照明 (69)
 吻 韩 敏 编译 (73)
 夫妻作坊 张 爽 (78)
 我与梁实秋度蜜年 韩善清 (82)
 爱人与他擦肩而过 纪 元 编译 (89)
 兰花草 兰 心 (95)
 情 人 斯 娟 (98)
 爱如茉莉 映 子 (100)
 姻缘难成 言 申 编译 (103)
 躲不掉的姻缘 凯 南 (111)
 人生之驿 蔡应律 (114)
 动人心弦的故事 (苏) 耶夫根尼·博加特 (117)
 糟糠之妻不下堂 李 准 (122)
 假面舞会 (苏) 谢尔巴切夫斯基 王 标译 (126)
 回 眸 梁 琴 (133)
 我 们 喻丽清 (138)
 作家的妻子 范一农 (140)
 女人絮语 王桂枝 (146)
 一个老光棍的罗曼史 (苏) 卡佐夫斯基 (152)
 万金难买生死情 袁溥之 (158)
 别出心裁的求爱者 佚 名 (163)
 一位大姑娘的独白 汤丽琴 (165)
 爱情故事 (美) 富尔格姆 (170)



谁是我的知心

● 焦菊隐

我的心经了不少的锻炼，不少的摧残，虽然那都是已逝的痛苦，细一寻思时，仍旧令人流泪呜咽。

对世人总是强颜欢笑，有酸泪总是背过去拭干。在席间，学会了喝酒；到夜里，人家沉迷入梦，我一个人不是提笔写些无处申诉的哀苦，就是在花荫深处，小声儿哽咽。我往往一夜不眠，如果有月，再有一些枭鸟伤感的寒颤！

对世人总是如母亲看待儿子，无论是颜色，无论是话语，总要使他心中觉乎安慰。虽然我对他怀了百分的憇怨，我总是忍气，拿小声儿环转。但——唉，世人那有知心？他那粗暴，如峭崖上奔下的瀑泉，如居庸关山道上的小石尖，谁可怜你是个经了秋霜的黄草，谁可怜你有满腹忧怨？可是——这时我还强含着泪珠，不教他落得满脸；依旧用一种温和的待遇，使他狂暴的心中还不生一些挫折的波澜。

这只是懦弱！

————— 1 —————



我是几被风霜摧残倒了的懦弱的人！啊，懦弱的人！惟其是懦夫，才缘是多有经验，他一切触景动情的热烈，都已藏在深深的里面，再也不似小孩子穿了一件花衫似的到处招展，所以你才被认为懦夫！啊，这懦夫，不是娇，是充满了哀怨！你看他微笑，也时时杂了一种悲惨的低咽。

无论如何，我总是个懦者！

可是谁明白懦者呢？唉，有谁是我的知心？谁看我是个打倒瘴气的勇士，谁看我是清楚的好人？谁更看出我对于世人这样体量关心？唉，我经了多少失意，因为躯壳尚存，就不愿亲眼再看旁人受尽折磨；所以才和言甘语，自己宁作安琪儿，在他们大不快意中，稍稍供些安慰。可是，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这个，他们所知道的只有懦弱，懦弱！

住了，我最好是止住了我心中的悲哀！我又何苦，为着谁？旁人既不需我这点点安慰，我又因为更受摧残，反不如乘机归去，痛痛快快地睡上千年长觉，倒很自在。省得在这里空对明月落泪，空向流水述情，空伴着灯光迷迷蒙蒙地睡一阵哭一阵，终久终久还是没有一个知心！

伟大的世界里，有谁是我的知心？

伟大的世界里，有谁是我的知心？

下辈子还嫁他

●尹 晴

婚姻路上经年，才知世界上最相依为命的莫过于夫妻了。

我曾经爱父母胜过一切，没有任何人和事可替代。刚结婚那几年，丈夫为此经常不高兴，倒无关金钱——我不曾拿一毛钱回娘家，只是因为对父母的那份感情。一提起父母我就眉飞色舞，整日我爸怎样，我妈怎样，每每我正讲得起劲，他那边刷地绿了脸大发脾气，我当场愣住，莫名其妙干嘛如此凶恶，不回骂过去面子又好像挂不住，吵完的结果是：“那是我父母，你不要他们就是不要我……”

“好啊！你若想离婚就离婚。”

我以为自己耳朵有毛病，这离婚字眼，似乎都应由女人先提，怎么他大男人竟说这种话？

“离就离，这可是你先说的。”我砰地关起卧室门，打开电视看周日电影。我可不敢跑出去，否则他又疑神疑鬼以为

我跑到父母家中诉苦，说他坏话，他会愈想愈生气，倒楣的还是我。

“你明天去找律师，我一定签字。”他也砰地关了门，开车兜风去了。

他每次吵要离婚，可也从没当真过；次数多了，我倒升起了心意，认真考虑。去和母亲说，她当然要知道理由，然后，她很生气，笃定地说：“你若为我们而离婚，我们马上回台湾。”

那怎么行？我把父母气回台湾，哥姐不骂昏我才怪！

好吧！不为父母，就为自己，开始细数他的缺点，老天！竟然无一可取：死脑筋不开窍，回家总是对我一副哭脸，从来不会甜言蜜语，从认识开始，都没带我看一场电影，结婚以后都没送过我一样礼物……

这种丈夫不要也罢！

晚饭桌上，我平心静气和他谈离婚，他表情呆滞不吭声，不知他是故作镇定，还是已经被吓呆了。

我说：“什么都给你，房子、汽车、儿子，还有银行存款，我一个人走。”

他还是不吭声。

“当初跟你结婚时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如今你有博士学位、有房子、有汽车、有儿子……”在台湾，书也没比别人少念，来美国，只为经济的关系，一定要牺牲一个人读书的机会，当然是牺牲做妻子的，妻以夫贵，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我去麦当劳打工，在炙热的厨房中烘面包煎肉饼，常常不小心

知音最难求

就被烫伤了手，手背上的疤痕仍隐然可见，而如今？想到此，我的心都要滴血。

“我在美国没有一个亲人。”他说话了，语气没有温柔，“你有亲人，我却没有。”凶巴巴的，这种男人，连求饶都是这般大男人主义。

“结婚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有出去玩过！”开始跟他算帐。

“我又出去玩过了？”

“你每天看到我就气呼呼的，我这么让你讨厌，我就走嘛！”

“你去照照镜子，你的脸色又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从来也没买过东西送我！”

“钱都在你那里，你想买自己不会去买？”

讲了半天，好像错都转到我一个人身上了，这样强词夺理的男人，他是永远不会有错的。

离婚的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了。

而丈夫那些“不讲理”的话也会经常在我脑海浮现。其实正经地说，丈夫是个安分守己、规规矩矩的读书人，他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麻将，下班就回家，唯一的嗜好是爱他的儿子，有空就看他的工程书，虽然20年都是那一本。

我的父母一直就是秤不离砣、砣不离秤的互相依赖，父亲肚子饿了，找的绝对是母亲，母亲上街出门，问的也一定是父亲，他们有他们的天地、他们的生活。他们只需子女身体健康、平安快乐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我的婚姻不好，最伤心难过的就是父母。父母亲从来都



是对他们的这几个女婿慈爱有加，可是为什么我这个笨牛丈夫却对他们如此敌意？

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婚姻？

结果当然是要。婚姻是最难经营的事业，我已经撑过了最苦的10年，为什么不能再撑以后的几十年？

我去找改善“夫妻关系”的文章杂志，自己看完，还划起来等他下班给他看。

怎想到他看也不看，刷地丢到地上：“不要来教我怎么做，我已经是很好的丈夫了。我有原则，我负责任……”

我呆在一边，不知该怎么说。

夜里，我蒙着被子眼泪不停地流，我就要如此跟这样一个人一起再过20年、30年？我要这个婚姻，但是我也要婚姻里的风和日丽、晴空万里。他的确是个负责任的丈夫，却也是个铁面无情的丈夫。

偶然的机会，有人邀我参加“慈济”做会员，我无可不可地加入了。然后我有了“慈济”的杂志“慈济”的录音带，我也听到了许多夫妻不亲、婆媳不睦、妯娌不和的故事，但是他们去了证严法师那里，都被法师几句话就明心见性，回去之后夫妻相亲、婆媳妯娌和睦相处。

我细细听他们的故事，觉得证严法师的智慧真是伟大。例如一位师姐被婆婆虐待，她说：“我怎么这么苦命？”证严法师回答：“吃苦了苦，你这辈子吃够了苦，下辈子就不需再吃苦了。”她听了回去，婆婆再要她做苦差，她都快快乐乐地去做，心里想：“吃苦了苦，赶快吃完苦，下辈子就不

知音最难求

用再吃了。”以前她喊婆婆吃饭，都是愁眉苦脸，不甘心情愿的样子，她婆婆看见她心里就来气；这回，她恭恭敬敬、诚心诚意地请婆婆吃饭，婆婆心中也舒坦，日子久了，婆媳关系竟如同母女。

真是灵丹妙药，今日我也来试试。下午算好了他下班时间，我在厨房假装忙碌，他停好了车，从车房出来，我面对他的脸先笑：“回来了？”拿下他的公事包。

“嗯！”他也笑了。

才知都是自己的错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不记得何时在他下班时以笑容迎他。

晚上，又蒙头在被子里流了一晚的泪，这回是高兴的、有希望的泪。

我渐渐改变自己的态度，发现他也逐渐柔和起来，吃过饭不再一头钻进书房，他会陪着我看电视、聊天、帮我做什么事。不管好坏，我都奉承他，虽然有时觉得有违心意挺肉麻，不过看他开心的样子，也不觉得有欺骗他的感觉。他买股票我也不再过问，不像以前，我老盯着他查，发现赔了，就冷眼冷语。如今想通了，他买的都是长期投资股票，涨了是一张纸，跌了也是一张纸，我又何必庸人自扰，徒然破坏了夫妻感情？

就这样无风无雨我们又走了10年，儿子准备进大学，天地里都是他自己的朋友，周末假期，节目表里都是排着他的朋友，没有一分钟是给他的父母。小儿子也是唯他哥哥马首是瞻，宁愿被哥哥骂都要做哥哥的小尾巴，爸妈再怎么柔



言哄骗，都抵不住他哥哥的一现身。

好快，好像就这么一转身，又只剩下我和丈夫两个人。

至今，因为自己改变了，才发现丈夫实在是个好人，当初他不喜欢我的父母，只是因为他觉得我心中只爱父母不爱他，他怕失去我才全力排斥我的父母；现在他了解我的父母也是他的父母，他爱他们也让我更爱他。

每日黄昏，他总拉我陪他一起散步，我们沿着社区人行小道向前走，望眼一片绿色的草坪荡漾着温柔，我挽着他，才40岁出头，却感觉嫁了他好似100年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：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下辈子仍然希望嫁的还是他。



知音最难求

求爱

● (苏) 弗·斯卢茨基 冷深译

战术训练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阶段，可偏偏在这时，爱神降临到上尉彼得·库利奇科夫头上。为了获得极有魅力的奥列奇卡的爱，上尉竟学习起与连长职责毫不相干的专门知识来。既然时间很紧，库利奇科夫便决定走捷径。

他以教学参考的名义看了几部关于爱情方面的电影。影片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楚明白，那么美妙动人，库利奇科夫决定邀请自己的意中人一同来看，以便容易和她找到共同语言。但奥列奇卡认为与其去欣赏电影艺术，还不如在自己担任图书管理员的驻军图书馆里欣赏文学作品。

库利奇科夫对文学也不马虎，如今他把希望寄托在古典作家关于爱情的描写上，想借此来达到目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天赐良机，图书馆没有旁人，库利奇科夫怎肯错过这么个好机会，他走到借阅登记台跟前，充满感情地朗诵道：“与你离别的痛苦使我衰老，你今后无论走到哪

里，我都不再和你分离。”

“奥马尔·海亚姆！”奥列奇卡兴奋地说，“原来你也喜欢文学？……”

“岂止文学，连你我也喜欢！”库利奇科夫差点说出这句心里话来。但他终于窘迫地咽了回去。机会就这样给错过了。

第二次合适的机会不得不又等了好几天。但在这些日子里，上尉没有白白地浪费时间，他找到了在他看来最能表达自己心意的引文。

“亲爱的，看到我没有你就活不成的样子，你不会讨厌吧？”他还沒有进门坎就用激动得发颤的声调说。

“看来您是在读拉苏尔·加姆扎托夫喽，”奥列奇卡苦笑了一下说，“您过一周再来吧。”

一周后，库利奇科夫满怀信心地来到了图书馆，但一见到奥列奇卡却又扭捏起来。他声音极小地朗诵道：“我站在她面前若有所思，无力从她身上移开视线，我对她说：‘您多么可爱！’心里却在想：‘我多么爱你！’”

“普希金。三卷文集。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版，第一卷，第421页。”奥列奇卡头也没抬一下地说。

上尉库利奇科夫感到大失所望。此刻，他终于下了决心，说：“奥列奇卡！你难道就没有看出来我爱你？！”

由于事出突然，奥列奇卡战栗了一下，抬起头来。她的脸上露出了恐慌的神色。

“这是谁？屠格涅夫？我没猜中吗？……”

知音最难求

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地果断：“上尉彼得·谢苗诺维奇·库利奇科夫。诗体小说，第一卷，第1页。”

奥列奇卡一切都明白了……



适命的美丽

●冥子

那时候，我还住在上海，上海最东面后一条小弄堂里。我们这条弄堂，细算起来不过百八十户人家，却有四个残疾人，两男两女。在我懂事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是夫妻了，而我也以为他们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其中有一对夫妻是哑巴。男的长得极白净，嘴唇是少见的那种鲜红色。那时，我常常很疑惑：这样的嘴里怎么会发不出声音呢？

女的长得极美，不像普通的哑巴。因竭力发出一种嘟哝的声音而使脸部肌肉很紧张。小时候，我常想：上帝真是太残酷了，赋予她美丽的面容就不再赋予她美丽的声音：极美的女人是不是都不会说话呢？比如，安徒生笔下的那条“美人鱼”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高音喇叭里每天是震耳欲聋的最高指示。哑巴夫妻生理上与别人有异，行为上就有一种求同意